

# 班固美学思想及 《汉书》人物传记研究

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

朱家亮 李成军◇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

# 班固美学思想及《汉书》 人物传记研究

朱家亮 李成军 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班固美学思想及《汉书》人物传记研究/ 朱家亮,李成军著.  
—哈尔滨: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2010.6  
ISBN 978-7-5316-5051-5

I. ①班… II. ①朱… ②李… III. ①班固(32~92)—美学  
思想—研究 ②汉书—研究 IV. ①B83-092 ②K234.1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5893 号

班固美学思想及《汉书》人物传记研究  
Bangu Meixue Sixiang Ji Hanshu Renwu Zhuanji Yanjiu  
朱家亮 李成军 著

---

责任编辑 张玉红 华 汉  
封面设计 王 刚  
责任校对 李 鹏  
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
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  
印 刷 哈尔滨太平洋彩印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8.875  
字 数 207 千  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16-5051-5  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:www.hljep.com.cn  
如需订购图书,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。联系电话:0451-82529593 82534665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0451-82529347  
如发现盗版图书,请向我社举报。举报电话:0451-82560814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班固文艺美学思想述评 .....          | (1)  |
| 第一节 班固的文学主张 .....             | (2)  |
| 第二节 班固对屈原的评价 .....            | (4)  |
| 第三节 班固对汉赋的评价 .....            | (8)  |
| 第二章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《汉书》创作 .....     | (12) |
| 第一节 班固的儒家学术思想 .....           | (13) |
| 第二节 班固儒学思想对《汉书》的影响 .....      | (18) |
| 第三章 班固的赋体文学观 .....            | (26) |
| 第一节 对赋体文献的传承 .....            | (26) |
| 第二节 关于汉赋的理论研究 .....           | (33) |
| 第三节 关于汉赋文学价值的思想 .....         | (34) |
| 第四章 班固及其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小说观 .....    | (42) |
| 第一节 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小说家 .....       | (43) |
| 第二节 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小说观念 .....       | (47) |
| 第三节 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小说观的文学地位 .....    | (49) |
| 第四节 班固及其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小说家再析 ..... | (51) |
| 第五章 班固对屈原的文学批评 .....          | (62) |
| 第一节 人格批评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3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节 伦理道德批评 .....             | (66)  |
| 第三节 审美批评 .....               | (68)  |
| 第四节 班固屈原研究的文学意义 .....        | (71)  |
| 第六章 班固美学思想对《汉书》人物传记的影响 ..... | (78)  |
| 第一节 对儒学的批评与《汉书》的文风表现 .....   | (78)  |
| 第二节 班固的审美意识 .....            | (96)  |
| 第三节 《汉书》人物批评的总体原则 .....      | (100) |
| 第七章 《汉书》人物传记的结构形态 .....      | (109) |
| 第一节 整体构思的完整性 .....           | (109) |
| 第二节 纪传内部的照应 .....            | (112) |
| 第三节 谋篇布局的细密连贯 .....          | (116) |
| 第四节 灵动变化的结构手法 .....          | (119) |
| 第八章 《汉书》人物传记的叙事艺术 .....      | (128) |
| 第一节 独特的叙述视角 .....            | (129) |
| 第二节 独特的时空观念 .....            | (133) |
| 第三节 叙述内容的虚与实 .....           | (140) |
| 第四节 叙事的疏与密 .....             | (145) |
| 第五节 叙事的概括与细微 .....           | (158) |
| 第六节 叙事的个性化特征 .....           | (174) |
| 第九章 《汉书》人物传记的语言特色 .....      | (182) |
| 第一节 语言的丰赡雍雅 .....            | (182) |
| 第二节 语言的明整凝炼 .....            | (186) |
| 第三节 语言之冷峻与深情 .....           | (187) |
| 第四节 谨严与风趣的特色 .....           | (196) |
| 第十章 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有关内容的比较 .....   | (203) |
| 第一节 《史记》的文化背景 .....          | (204)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节  | 两汉之际经术思想之变及其影响 .....   | (208) |
| 第三节  | 《汉书》的背景及创作 .....       | (211) |
| 第十一章 | 《汉书》的史学与文化意义 .....     | (218) |
| 第一节  | 体例方面 .....             | (218) |
| 第二节  | 思想方面 .....             | (224) |
| 第三节  | 文化方面 .....             | (231) |
| 第十二章 | 历史散文进程中的《汉书》文学个性 ..... | (235) |
| 第一节  | 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 .....      | (235) |
| 第二节  | 《史记》文学的不可重复性 .....     | (238) |
| 第三节  | 《汉书》文学个性概述 .....       | (242) |
| 第四节  | 《汉书》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.....     | (249) |
| 参考文献 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59) |
| 附录   | 班固年谱 .....             | (265) |
| 后记   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77) |

## 第一章 班固文艺美学思想述评

班固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,也是一个有着系统文学思想的文学家。而儒家的文艺观又是其文艺思想的主体和核心,在阐述传统的儒家文艺观时,他特别注重结合汉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,作比较深入细致的评论,因而,班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。他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,主张文学应发挥其社会功能,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。班固对屈原、司马迁及其作品的批评,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正统的儒家文学观,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;在对汉赋的评论中,班固的文学思想充满着矛盾,那就是浓厚的儒家正统观念与严谨的史学家、审美的文学家的矛盾。

在东汉史学界,班固无疑是居于领袖地位的,同时又是文坛巨将。他出身于世代显贵、遵奉儒学的官宦书香之家,这对其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继承家学渊源有极大影响。他又参加了汉章帝亲自主持的白虎观会议,并主持编纂《白虎通义》,这又使其正统的儒家思想染上较浓重的谶纬神学色彩。

汉代,自武帝独尊儒术以后,儒家经学占据了正统的思想地位。《诗经》被奉为典范,《诗大序》《礼记·乐记》强调儒家的诗乐理论,扬雄高举起明道、征圣、宗经的旗帜。这样,汉代的思想

家、文学批评家总是以儒家经典为标准评论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,凡符合经典者,便受到肯定赞扬,凡不合经典者,便受到否定批评。这就是汉儒论诗论文所坚持的“依经立论”。若说扬雄在“依经立论”方面恪守遵行的话,那么,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扬雄文学思想的班固,则把“依经立论”推向极至,其思想中,有合理的成分,又表现出许多消极保守,甚至神学迷信的东西。

作为一个严谨的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,班固在阐述传统的儒家文艺观时,有不少新的发展,特别是结合汉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,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评论,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。班固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,他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主要见于《汉书》的人物列传和文学家传赞及《两都赋序》《离骚序》等文章中。

## 第一节 班固的文学主张

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强调。班固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,主张文学应发挥其社会功能,起到政治教化的作用。班固的这一主张体现在对《诗经》和汉乐府诗的评论中,对儒家传统观念有新的发展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评论《诗经》说:“故哀乐之心感,而哥(歌)咏之声发。诵其言,谓之诗;咏其声,谓之歌。故古有采诗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,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”班固认识到诗歌是人民哀乐之情的咏发,可以反映社会风俗的盛衰及政治的得失,统治者可以发挥诗歌的认识作用,匡正行为和政策的偏狭。在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,他先引用了《诗经·七月》中的几句诗,然后总结说:“男女有不得其所者,因相与歌咏,各言其伤。”认识到民歌大都是下民百姓有感于现实生活的遭遇而发出的歌唱,强调了

民歌产生的现实基础。后来何休将《诗经》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概括为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正是对班固这方面思想的具体说明和解释。班固不仅看到了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，而且以其独特的视野，率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《诗经》予以阐释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指出：“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”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自然环境、民情风俗对文学艺术风格气质的影响。十五国风各有自己的特点，而这都是与各国不同历史、社会风尚、自然条件有关系的。在评论汉乐府诗歌时，班固着重肯定了其现实主义精神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赵之讴，秦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，知薄厚云”。

在班固看来，汉乐府民歌是劳动群众的歌唱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，这种哀乐之情均是由现实生活的感发而产生的。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地现实主义思想启迪了汉魏以后无数文人的创作，成为杜甫、白居易新乐府创作和批评的艺术指南。

不过，班固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一进步的文艺思想。在《汉书·礼乐志》中，他一再提到古代圣人创造的音乐，这种圣乐似乎不是源于现实，是圣人随心所欲创造出来教化百姓的。更有甚者，在《白虎通义》中，他提出：“神明生道德，道德生文章”。这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神学观点，与上述文学主张形成矛盾和对立。和扬雄一样，班固的文学思想也充满了矛盾的复杂性。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出发，班固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，强调文学的政教意义。

班固认为，诗歌的作用是：“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”。音乐的作用是：“教化百姓”、“移风易俗”。由此，班固进一步把文学



命避害，不受世患。故大雅曰：‘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’斯为贵矣。今若屈原，露才扬己，竞乎危国群小之间，以离谗贼。然责数怀王，怨恶椒兰，愁神苦思，强非其人，忿怼不容，沉江而死，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。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，皆非法度之政。经义所载，谓之兼《诗》风雅而与日月争光，过矣！

可以看出，班固是从两个方面着眼来贬损否定屈原的。一方面，按儒家传统诗教，文学发挥讽谏作用时应温柔敦厚、主文而谲谏。班固对此恪守遵奉，进一步发挥引申为“以礼谏君”，“辞顺而意笃”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却怀着强烈的义愤抨击浊世，“责数怀王，怨恶椒兰”。就其抒情而言，发乎情，却未止乎礼，不合温柔敦厚的诗教；就君臣关系而言，不合“以礼谏君”的礼教；就其为人而言，不合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。所以班固贬斥屈原是：“狂狷之士”，非明智之人。另一方面，班固以《诗经》的创作方法为唯一标尺来衡量《离骚》的艺术手法和浪漫主义精神，指斥屈作是：“虚无之语，皆非法度之政，经义所载”。以儒家务实功利、求真求实的文艺观批评充满神话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，只能是采取排斥的态度。可见这种“依经立论”的批评方法不仅使班固的眼界显得保守消极、平庸狭隘，而且也使他在把握文学本质特征方面显得虚妄无知。最后班固认为刘安、司马迁对屈原的评论太过了，“谓之兼《诗》风雅而与日月争光，过矣！”班固与刘安、司马迁的分歧，既是道家愤世嫉俗与儒家维持现状的思想观念的分歧，也是汉代文艺思想发展中进步与保守之争。

但是，班固对屈原《离骚》并非全部否定，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性。他在给东平王刘苍的《奏记》中说：“昔卞和献宝，以离断趾，

灵均纳忠，终于沉身，而和氏之璧，千载垂光，屈子之篇，万世归善。”这种推崇与赞扬较之刘安、司马迁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《离骚赞序》一文中，班固进一步肯定说：

屈原以忠信见疑，忧愁幽思，而作《离骚》。离，犹遭也；骚，忧也。明己遭忧作辞也。是时周室已灭，七国并争。屈原痛君不明，信用群小，国将危亡，忠诚之情，怀不能已，故作《离骚》。上陈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之法，下言羿、浼、桀、纣之失，以风怀王。

班固同情屈原的遭遇，认为屈原遭受了忧愁和不平，满怀“忠诚之情”而作《离骚》，肯定了屈原的为人及作品。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班固也曾赞赏肯定道：“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，咸有惻隐古诗之义。”不仅认为屈原是“离谗忧国”，而且将屈原与大儒荀况并列，认为屈赋合于儒家经典之义。班固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观点令许多人费解。以至于在此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聚讼不已的公案。他曾提出文学：“宣上德而尽忠孝”的原则，他之所以如此高的评价屈原及其作品，大约是屈原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强烈的“忠孝”、“纳忠”思想的缘故。但是当他意识到屈原“不忍浊世”而“责数怀王”的义愤是不合于人臣对君主应用的态度时，就自相矛盾地对屈原作出了否定的评价。

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正统的儒家文学观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。他的这种批评意见同样表现在对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的评论上。在《典引序》中，班固转引了汉明帝对司马迁的评论：“司马迁著书，成一家之言，扬名后世。至

以身陷刑之故，反微文刺讥，贬损当世，非谊士也。”明帝认为司马迁敢刺讥当今天子，是违背人臣礼数的，所以他认为司马迁“非谊士”，司马相如的贤德远在司马迁之上。对圣上的意见，班固诚惶诚恐恭维道：“臣固常伏刻诵圣论，昭明好恶，不遗微细，缘事断谊，动有规矩。虽仲尼之因史见意。亦无以加。”班固以为汉明帝对司马迁的贬斥是连孔子“亦无以加”的“圣论”。这其中不乏人臣的吹捧和谄媚，但也道出了班固的真实内心。司马迁惨遭宫刑，发愤著书，“刺讥”、“贬损”强烈而深刻。从儒家礼教出发或从君臣礼仪出发，均属大逆不道，从儒家诗教出发，更不合温柔敦厚之旨。而且司马迁高度评价了被班固称为“狂狷之士”的屈原，认为屈原其人其文“与日月争光可也”。凡此种种都会使班固赞同司马迁“非谊士”的结论。

同对屈原的评价一样，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也存在着矛盾。在《汉书·叙传》中，他这样评价司马迁：“呜呼史迁，薰胥以刑，幽而发愤，乃思乃精，错综群言，古今是经，勒成一家，大略孔明”，这是在同情和惋惜司马迁的不幸遭遇，赞扬他“幽而发愤”的创作精神，高度肯定《史记》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成就。

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同样是基于传统的儒家思想。其批评较集中地体现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中：

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，此其所蔽也。然自刘向、扬雄，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呜呼！以迁之博物洽

闻,而不能以知自全,既陷极刑,幽而发愤,书亦信矣。  
迹其所以自伤悼,《小雅·巷伯》之伦。夫唯《大雅》既  
明且哲,能保其身,难矣哉!

在这里,班固依旧从儒家正宗思想出发,批评《史记》的指导思想不合圣人经典,“是非颇缪于圣人”,“此其所蔽也”;又与批评屈原一样,用“明哲保身”这种迂腐、庸俗的观点批评和指责司马迁。然而正由于司马迁没有恪守儒家原则,时或背离圣人经典,才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作出超越世俗之见的科学评价,这恰恰表现了司马迁历史观中的进步因素。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无法接受和理解的,也是无法企及的。在批评批责的同时,班固又采用了刘向、扬雄的观点,肯定和赞扬《史记》“善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”的“实录”精神,盛赞司马迁“有良史之材”。班固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的这种矛盾,是儒家文艺思想本身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矛盾反映,是班固遵奉“依经立论”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
### 第三节 班固对汉赋的评价

与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一样,汉赋是汉一代文学的主要形式,是有汉的“一代之文学”。汉赋是汉人崇尚“靡丽”、“侈丽”、“弘丽”的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,因此汉赋的美学特征若用一个字来概括便是“丽”。汉人对汉赋的批评多从儒家尚用的文学观出发,指斥汉赋“文艳用寡”“丽以淫”,司马迁如此,扬雄亦如此。班固是汉赋的重要作家,对汉赋的批评与前人不同,他与扬雄虽都是从儒家尚用的文学观出发批评汉赋,但两个角度不同,结论也不同。

班固以为汉赋尽管有宏丽、侈丽等外在修饰特征,但在反映大汉帝国繁荣昌盛、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。他在《两都赋序》中对汉赋作了总体评价:

或曰:“赋者,古诗之流也。”昔成康没而颂声寝,王泽竭而诗不作,大汉初定,日不暇给。至于武宣之世,乃崇礼官,考文章,内设金马石渠之署,外兴乐府协律之事,以兴废继绝,润色鸿业。是以众庶悦豫,福应尤盛……故言诗侍从之臣,若司马相如、虞丘寿王、东方朔、枚乘、王褒、刘向之属,朝夕论思,日月献纳,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、太常孔臧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正刘德、太子太傅萧望之等,时时间作。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,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,雍容揄扬,著于后嗣,抑亦雅颂之亚也。故孝成之世,论而录之,盖奏御者千有余篇,而后大汉之文章,炳焉与三代同风。

在此,班固对汉赋是做出了全面肯定的。班固为何对汉赋情有独钟,全面肯定?《诗三百》在汉代被奉为经典,汉儒诗便持美刺两端,认为一部《诗经》就其内容而言或是赞美或是怨刺,由此汉儒认定文学的功能或是美化褒奖,或是怨刺讥讽。班固认为众多的赋家赋作就是承接了《诗经》雅颂之传统,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”,即可以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怨刺作用;“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”,即可以为大汉帝国歌功颂德,盛赞帝王的文治武功。所以班固肯定了汉赋“润色鸿业”的作用,认为汉赋的地位是“雅颂之亚也”,“炳焉与三代同风”。

对于汉代其他赋家,班固也做过一些具体详实的评论。

对司马相如的评价。在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赞》中，他评司马相如说：“司马迁称‘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，然要其归，引之于节俭。此与《诗》之讽谏何异？’扬雄以为靡丽之赋，劝百讽一，犹骋郑卫之声，曲终而奏雅，不已戏乎！”可看出班固不同意扬雄晚年对汉赋和司马相如的否定批评，借司马迁之口说汉赋“与《诗》之讽谏何异？”在《汉书·叙传》中，班固再评司马相如：“文艳用寡，子虚乌有，寓言淫丽，诌风终始，多识博物，有可观采，蔚为辞宗，赋颂之首。”班固以为相如赋的重要特征是文辞赡富华美，似用处不大，但在艳丽的辞藻中仍寓有讽喻之效，而且相如赋可以增加读者的自然知识，具有值得观赏的审美价值，因而相如就成为赋史上的“辞宗”，对司马相如做了全盘肯定。

由于指导思想和具体创作实践存在的矛盾，班固的文学思想充满着矛盾性，所以在文学批评中常常是前后不一，上下相违。在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中，他先是肯定荀赋、屈赋的价值，随后指出：“汉兴，枚乘、司马相如，下及扬子云，竞为侈丽闳衍之词，没有风喻之义。是以扬子悔之曰：‘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。如孔氏之门用赋也，则贾谊登堂，相如入室矣；如其不用何？’”这种评论与上述对汉赋的肯定大相径庭。从辞赋发展史来看，屈原之后华美的辞藻愈来愈淹没了讽喻之义，所以班固才感叹汉代赋家“没有讽喻之义”。但在具体分析评价赋家赋作时，班固发现不少赋作仍有较强的讽喻之义，值得肯定赞赏。这大约就是班固产生上述矛盾的原因。究其实质，仍是他以儒家讽喻功能为标准批评文学产生的抵牾。

汉代从司马迁开始直到班固，一批颇有影响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对汉赋作了或褒或贬的诸多评论，但其出发点和归宿均是“依经立论”。以是否有教化、讽谏、颂圣等功利标准来褒贬汉赋。几

乎无人对壮丽宏肆的汉赋做艺术和审美的深入分析,也无人理解汉赋作为一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。这实在是汉赋的历史悲剧。

班固的世界观是非常复杂的,其文学思想也是复杂的,其文学批评自然表现出矛盾的复杂性。班固有着浓厚的儒家正统观念,尊孔重道,以圣人之言和儒家经典为评判事物的标准,这使其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带上官方和正统的色彩。当他以正统的经学家的眼光批评作家作品时,便时常发出带有保守消极色彩的言论;当他以严谨的史学家、审美的文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作家作品时,便间或有精彩警策之论。遗憾的是班固很少以审美的文学家的眼光来批评文学,他维护的是君王的权威,遵循的是儒家的典则范式。班固文学思想的矛盾既是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,也是时代风习所染。